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十四回 游滬瀆時文不售 羨妓院大腳生財

卻說孔先生怕左大人來捉，送了性命，拼命的往別處逃避。聽得人說現在可以賺錢莫如上海，不如往上海尋生路。於是一逕逃到上海。住客棧，初來時並無朋友，後遇見了幾個同鄉，是吃洋行飯的，知道先生才學。便請了先生作西席。此人姓楊名少蓀，腹內一字不通。只能說外國話，場面異常闊綽，專歡喜與官場來往，又假冒為斯文中人，遇妓館茶樓便要撰聯句，題跋語，以為有了這個便好出名，恨自己不能做，因此請了先生在家專替他代做。又想巴結先生，因此又將先生薦往報館為主筆，誰知這報館主人須要見過先生筆墨方好聘定，因此少蓀欲請先生做幾個論送往報館中看看。不料論尚未做就先出醜，你道為何？原來這楊少蓀喜嫖的，這日就請先生至四馬路書樓上聽書。先生係初至上海，不曾見此場面，心想上海如此花天酒地，車水馬龍，且華夷不分，男女混雜，成何世界。再看各書場上的聯語及妓女手中拿把摺扇團扇無不通文，心想上海的妓女原來亦是能文的，遂一面發呆一面眼看著一個妓女，唱闊口的正唱《打山門》，先生不懂，楊少蓀便告訴了他，且指著這妓女名叫小如意的說：「這妓女是上海最有名，他曲子最唱得好。其餘如金寶寶，洪少蘭，金小娟均係有名的長三。」先生不懂得長三名目，楊少蓀便告訴先生：「上海妓女有三等：長三、么二、野雞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書場中走來一個大腳姨娘，見了少蓀說：「楊老唔哩，先生請楊老點戲。」這邊孔先生不懂上海規矩：叫長三妓女是叫『先生』，叫么二、野雞方叫『小姐』。今聽得叫了『先生』二字，只說是叫他說：「我不認得你，為何叫我這一句？」便惹得書樓上面哄堂大笑。孔先生不知就裡，又見這姨娘請楊少蓀點戲，少蓀便說唱《思凡》，即見一個粉牌掛在書場上，寫明「蘇韻蘭《思凡》」，原來這姨娘便是蘇韻蘭的。韻蘭最為瘦鶴詞人海上所賞識，其與詞人往來筆札不藏韻蘭風韻，後韻蘭別嫁，詞人思之不已，為作斷腸牌小說計共一百餘卷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這日韻蘭在書場上唱完了書，便叫姨娘邀楊少蓀到他家去，於是韻蘭先坐轎子走了，隨後少蓀便同了先生一逕到韻蘭家中。韻蘭見他二人來了，但略略了抬手抬身，便見有許多娘姨大姐打手巾上來。這先生頭便如搖鼓一般滿屋亂看，楊少蓀便在韻蘭面前稱贊孔先生是浙東名士，韻蘭聽了便拿出一幅宣紙寫的橫額說：「此是泉塘最工時文的大才子某廣文所書，請孔老今加上跋語。」這孔先生看見上面寫的是「秀媚天成」四字，便想：「此跋語如何做？」不覺一時出神，兩眼翻了白光，口內咿咿唔唔的，少蓀還說先生是羊癲瘋發了，便拉了先生一同出來。

想知先生一路想做跋語，回到館中做了一夜，足足的做了二百七十五字，內有云：「故雖聞其人而未之見也。」又云：「予用是滋戚矣胡為乎？戚又予豈能文哉，予何敢許也。」其餘奇文幻句層見疊出。韻蘭見了說此是時文不是跋語。

次日又有客來打茶會，此人便是開張報館請孔先生做主筆的，見了此跋語便問是何人主筆，韻蘭道：「說是個浙東名士，只聞得他姓孔，不知其名。」這報館主人聽了又讀讀跋語，只說一字道：「唉！」心中便不滿意這孔先生。

誰知這孔先生自題跋後，心想自己筆墨若不出色，蘇韻蘭是何等名妓，何至要我題跋，如此筆調大約報館主人看見亦必驚歎為奇才。因此心中想想歡喜。

日在四馬路一帶遊玩，見了許多腳大的婦女渾身盡是綢緞，滿頭盡是珠翠，孔先生看了說：「此等大腳何必如此之闊綽，一年有幾何出息乃有如此之穿戴。」旁人知道的便說：「此大腳是長三上的大姐姐，一年出息少則三四百金，多則千金。」先生聽了說：「我們筆墨的，一年賺得幾？此種大腳女子，其一年出息乃有數倍，真正愧死。」先生正在羨慕大腳不已，背後頭忽來了一個同鄉人，此人姓吳名玉衡，此人不嫖長三，專嫖野雞，一生好看婦女，因此老天罰他生了一雙近視眼，眼光不過一寸多遠。這玉衡看見了先生便與先生說野雞的好處。先生道：「昨日看見《遊戲報》上刊出野雞歌八首，是綠意軒主人的筆墨，只有苦處，何嘗有好處，我記得，我念與你聽：

野雞苦，爺娘鬻我在門戶，得來身價有幾何？不抵街頭一宵賭。身價原有用盡時，依身作苦無了期，花落哪能重上枝，終身受浪蝶狂蜂欺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一曲，誰為拔出泥犁獄。

野雞苦，野雞有身難自主，朝接王郎暮接張，身軀作踐如泥土。郎總多情不敢聲，郎即無情難守貞，有情無情臥起曉即行，此後各各相見忘姓名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二曲，青樓可惜人如玉。

野雞苦，愁風愁雪又愁雨，六街宵靜少人行，猶插殘花立廊廳，客若不來不敢眠，客若垂顧爭搶先。沿街爭搶纏頭錢，客若不允憂心煎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三曲，龜奴鴛母心何毒。

野雞苦，秋去春來少毛羽，連日釵環典當空，總遇情人怕索取。索之太驟客不來，不索鴛母終疑猜。肌膚雖親肝腸摧，假為歡笑相追陪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四曲，秋風凜凜肌生粟。

野雞苦，孽海昏沉暗莫曙，總使有心欲救援，羅網層層難用武。娘姨大姐管爾身，不敢怒來不敢嗔。但借爾軀騙客銀，孰令爾即逃風塵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五曲，誰為整頓春江俗。

野雞苦，苦更向誰談肺腑，有時認作好姻緣，偏教錯注姻緣簿。方期互結鴛與蘿，豈知終淪白首歌。翻身仍復入網羅，野雞野雞奈爾何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六曲，代他眼淚傾如燭。

野雞苦，殘年猶且畫眉斌，低頭不敢向燈前，問之半響半傾吐。老大作態少且然，夜深獻媚劇可憐。纏頭多少且聽焉，但得有客猶早眠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七曲，眉尖蹙損春山綠。

野雞苦，斬斷情絲須快斧，風流罪過創者誰？昭容陸氏開山祖。自此遭殘女兒身，彼此孽海皆沉淪。至今房中燒冥銀，以情死者皆替人。嗚呼！我為野雞兮歌八曲，管弦入耳皆淒促。」

玉衡聽了便說：「此野雞上海土話叫做討人身體，並不是自己的身體，若是自己的身體便無如此之苦楚。你看小花園胡家宅各處的野雞有數處小姐皆大大有錢，其身價比長三尤大。若就濕相好，就便不容易攀，至於討人身體，則二三洋便可住夜。」

正說著，兩人走至祥春裡，此裡中便是野雞窩，內中皆是妖狐鬼怪，粉黛淋漓，先生見了魂不附體。只見一個野雞將先生袖子扯來，一個野雞將先生衣襟拉去，一看盡是小腳。先生喊道：「小腳果然害人！」玉衡道：「不怕，倒有趣。」先生沒命的掙出巷口，又頂頭撞著一班大腳的娘姨在巷口拉客，先生又絕叫救命！玉衡只得笑到彎腰曲背。只聽得先生口中喊道：「原來大腳亦是害人。」這玉衡見這班娘姨拉先生拉得凶，口內不曉得說了些什麼，這娘姨便放了先生。這時先生方定睛觀看，見這班野雞也有大腳的，也有小腳的。先生道：「古怪，世上女人必須腳小方為標緻，哪有大腳亦算標緻的？」

玉衡道：「先生有所不知，現在風氣初開，大腳最為時髦。上海嫖客嫖小腳倒容易，嫖大腳倒難。再現在闊少要娶小亦娶大腳，只要品貌生得好。標緻不標緻不在腳大小分高低。況且前輩如袁子才先生亦說女子的大腳好。常說品貌是天生，腳是人工，論女色只重天生不重人工。又嘗引一女子笑世上男子愛小腳的詩末後兩句說得好『不知小腳從何起，起自人間賤丈夫』，此是前輩最風流不重小腳的證據；又本朝順治年間曾禁民間女子纏足，聖諭煌煌當時曾通行省，後因積習難解未能遵行，但禁旗民，不准纏足，故至今旗民或有娶纏足女子，旗人爭相唾罵說此人不知廉恥，似說女子愛纏足便不是正經女子。此是本朝國法不纏足的證據；又現在廣東湖北創立天足會，會中禁止纏足，立法甚嚴。其人會者均係有名人物，兩湖制軍張香帥並為其出示，此是近時禁纏足的實據。若說男人喜好，在未闊眼界的只說腳小女子好，若於此道閱歷透的反說出大腳有幾種好處來：一乾淨，二天然風致，三娶了此種女子善於管家，服侍又週到。若小腳只有壞處沒有好處，最討厭的是數日不洗，睡在一處不免有孤臭氣，再纏得不大不小反步步疼痛並路亦走不來，扭扭捏捏實在難過。」

先生聽了這裡便說：「老兄的話實在不錯，不但徒說標緻不在手腳之大小，實在上海極標緻的我看大半皆是大腳。再聽得人說

大腳的娘姨大腳的大姐個個該錢，小腳的小姐個個漂賬，此話是否？」

玉衡道：「何嘗不是，小姐的收場十有六七無好結果。大凡妓女到了色衰的時候，若是大腳便好改業，或反的了娘姨跟得轆起，又能到各處酒樓茶館客棧尋他小姐的相好，否則肩挑賣買無事不可做。若是小腳，以上諸事皆不能行。然小腳的妓女總不想到這個地步。趁著一時年輕，放著正經客人不做，反去夾姘頭，夾了姘頭進賬便有限，要反吃鴉片，姘頭夾夾，鴉片吃吃，混淘淘過日子，一時運氣不好反被姘頭將他連年積蓄拐騙一光，再加生意不好，並鴉片煙亦要斷癮，此便是他收場的時候。」

先生聽他這裡歎了一口氣說：「女人小腳已是死路。再吃鴉片煙更是死路了。」玉衡方要再說，只見楊少蓀近面而來，說先生報館主筆不得了。先生驚問何故，少蓀因說：「報館主人見了你與韻蘭題的跋語，次日便來回報我具說：『先生筆札亦是用不得的，因此我這邊亦另請人了。先生可請至別處謀館。』想來上海人太不通，不識先生是個真正寶貨。」先生聽了無可如何，只得辭了玉衡，回到楊家住了一夜，次日便搬行李，說要回家鄉。楊少蓀便送了修金，先生便搭船回杭州。因浙東尚有長毛便不敢回家鄉，即繞道至江西，恰好路上遇見了一個人，像似雪花卻是男裝，並非女裝，原來這人果然是雪花。話分兩頭，欲知雪花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